

黄狗乌利

人们都把狗看成是最讲义气、最最忠诚的动物。“忠实的走狗”，是人们口边上常说的话。

也许一般情况是这样，但是，什么事情都有例外。这里讲的黄狗乌利，就是一条狗背叛主人的故事。

乌利是一只小黄狗。浑身长着浓密的黄毛，是一只血统最杂的混血狗。

它兼有各种狗的特征，是混有各种血统的大杂种。它还是一只血统古老的良种狗，因为它长得跟所有狗类的老祖宗——胡狼非常相像。

胡狼的学名就是“黄狗”的意思。胡狼的不少特征，也可以从它已经驯化了的后代身上看得出来。这种平凡的杂种狗，机灵活泼，吃苦耐劳。在真正的生活斗争中，它所具备的条件，比所有的“纯种”同类好得多。

这种胡狼型的遗传，有时候更来得明显，它又狡猾，又凶狠，还能像狼那样咬人。而且它天生有一种奇特的野性，尽管它还有一些比较驯良的、逗人喜爱的地方，可是在受到虐待，或是在患难生活过久了的时候，这种野性就会发展成为可怕的叛逆行为。

就拿这小乌利来说吧，它出生在加拿大遥远的契维奥茨山上。在一窝小狗当中，只有它被主人留养了下来。小乌利的幼年时代，过的是一种牧羊生活，跟它做伴儿的，是一个老牧羊人，名叫罗宾，到两岁的时候，乌利已经完全长大了，同时也经过了全套的牧羊训练。它

对羊群非常熟悉，以致老牧羊人对它的聪明能干终于信任到了这样的地步：他自己经常泡在酒店里，让乌利在小山上看管笨头笨脑的羊群。乌利受过良好的训练，因此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它是只极有发展前途的聪明的小狗。它对糊里糊涂过日子的罗宾，也从来没有瞧不起过。这位终日在醉乡中寻乐的老牧羊人，对乌利极少采用粗暴的行为，所以乌利就对他特别驯服，特别尊敬。因而在乌利的心目中，就没有再比罗宾更伟大的人物了。

这一年，罗宾奉主人的指派，带着乌利，赶着三百七十四只羊到遥远的约克州市场上去卖。他们平安无事地走了上百里地，到了蒂尼河，羊群被赶上渡船，安全地在烟雾弥漫的南盾上了岸。走了不一会，就到了大街上。一上街，见这么多人，三百七十四只羊都惊慌起来，根本不顾牧羊人的看管，就在大街上径自乱窜。

这一下可把罗宾急死了。他朝四处乱窜的羊群呆望了半分钟，就发命令说：“乌利，去把它们抓回来。”他动过这番脑筋以后，便坐下来，点上烟斗，等着。

对乌利来说，罗宾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声音。它马上朝三百七十四个不同的方向奔去，把所有奔散在四处的迷路羊拦集在一起，然后把它们带回到罗宾前面的渡口小屋那儿。这时候，罗宾已经吸足了烟，正在打盹呢。当乌利把羊赶到他面前时，他便开始清点数目——370，371，372，373..

“乌利，”他责备说，“这儿不全。还少一只呢。”乌利似乎听懂了，它一个冲锋奔了出去，到全城去找寻那只丢失的羊去了。

乌利走了不久，有个小孩向罗宾指出说，羊群全部都在，整整三百七十四只。这一下可叫罗宾进退两难了。主人命令他尽快到约克州去，但他又知道乌利的自尊心很强，要是找不到那只羊，它是决不肯回来的，即使是偷也要把羊偷回来。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几次，结果都弄得很麻烦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乌利是一只好狗，丢了它实在可惜，可是主人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啊。

再说，要是乌利真的另外去偷一只羊来凑数的话，那后果又将怎样呢？这会儿是在异乡客地呀。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放弃乌利，便一个人带着羊群继续往前走去。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，那就没人知道，也没人去注意了。

那老酒鬼继续向前走，就让他走去吧，我们不再提起，还是接着讲我们的乌利吧。

这时候，乌利在大街上跑了好几里路，白费气力地在那儿寻找老酒鬼说的那只“丢失”的羊。它找了一整天，到了晚上。它精疲力竭地回到了渡口，然而主人和羊群已经无影无踪了。它难过极了。那样子叫人见了真觉得可怜。

它一面呜呜地叫着。一面四处奔跑，接着又搭上了渡船，到河对岸去寻找罗宾。然而，往来行人大多，牛马猪羊，各种牲口都有，它无法辨出主人留下的气味。它只好又到南盾来找，它花了整整一夜的工夫，来找寻那个它所崇拜的家伙。第二天它还是继续找，好几次地渡过河去又渡过河来，它注意着每一个到河这边来的人，而且都要去嗅嗅他们，同时还用心良苦地不断到邻近的那些酒店里，寻找自己的

主人。它明白，主人总喜欢呆在有酒味的地方。

但一无所获。过了一天，它竟开始有意识地嗅起所有打渡口那儿经过的人。

它似乎明白，主人卖了羊会往回走的。

这儿的渡船每天要来回五十次，每一次平均有一百人，但乌利总是站在跳板上，嗅着打这儿经过的每一双脚，从来没有漏掉一个。每一天，乌利用这种方式检查过的脚，足足有五千双，一万只。就这样它一天又一天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了整整一个礼拜，好像连食物也不想吃了。可是没多久，饥饿和忧伤开始在它身上发生了作用。它瘦下来了，脾气也变坏了。变得谁也不能去碰它一下，无论哪个要是想干涉它那日常的嗅脚工作，那它就要跳起来跟他拚命。

日子一天天、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，乌利坚守在渡口那儿，等候着它那永不露面的主人。它这种忠心耿耿的行为，逐渐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敬意。

大家纷纷给它送吃的，它对周围的人也慢慢地和气起来。

这只忠心耿耿的小狗，一直在渡口那儿坚守了整整两年。它一个不漏地嗅着打跳板上经过的每一双脚，算起来已经有六百万只了。但是都白费力气。

有一天，有一个壮实的牲口贩子，大踏步地从渡船停泊处走下来的时候，乌利机械地嗅查着这个新来的人。它突然惊跳起来，耸起全身的黄毛，浑身打着哆嗦，还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低沉的吠叫。它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牲口贩子身上了。

当这个牲口贩子正要惊慌时，乌利却对他摇头摆尾地讨好起来。原来这个牲口贩子名叫道利，他跟罗宾非常熟悉。他戴的手套、围的围巾，全是罗宾送的。乌利嗅到了主人身上的气味，知道要更进一步去接近这位走失了的崇拜者，已经是没有希望了。于是，它放弃了渡口的工作岗位，明显地表示愿意永远追随这副手套的主人。而道利呢，也非常高兴地把乌利带到了约克州山中的老家里。从此以后，乌利又重新过着它的牧羊生活，成了一群羊的看管者。

乌利看管的羊群在约克州的蒙撒台尔。它跟从前一样，非常机智地看管着道利家的羊群，白天看守它们吃草，晚上把它们赶进羊栏。作为一只狗来说，它显得淡漠，不大关心，并且碰上生人就龇牙咧嘴地要咬人。可是时羊群的照顾却专心一致，毫不含糊，所以那一年，尽管邻近一些农民家的鸡羊常被老鹰和狐狸吃掉一些，但是道利家却没有损失过一只羊。

蒙撒台尔并不是捕猎狐狸的好地方。岩石重迭的山脊，陡峭的悬崖绝壁，多得叫人感到头痛。再加上岩石耸立，到处都是做窝潜伏的安全地。因此，在蒙撒台尔这样的地方，狐狸猖獗，家禽，羊羔或羊，最后连牛犊，也常被狐狸吃掉，有些被咬伤。

所有这些伤杀事故，当然全归罪在狐狸身上，可是谁也没有清清楚楚地看见过狐狸出来咬过牛羊。因为一般来说，狐狸是不敢咬羊和牛的呀。这年冬天，蒙撒台尔的农民集合起来，进行全面性的搜捕，并且要打破各种狩猎规章的约束，用一切办法把这儿所有的狐狸干掉。可大家自费力气，一只狐狸也没打到。

可是，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，有个农民却看到了个奇迹。他在羊栏那儿转弯的时候，正好“刚”地忽闪出一道雪亮的闪电。由于电光的照耀，他看到不远处蹲着一只挺大的狐狸，但看上去又有点儿像狼。它那两只凶狠的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，并且还富有暗乐性地舐着嘴巴子。当时他以为是看错了。可是第二天早晨，就在这儿一个羊栏里，发现了二十三只羊和羊羔的尸体，这是谁干的？是狐？还是狼？谁也说不清。

当地只有一户没有受到过损害，那就是道利家，特别叫人感到惊奇的是，他就住在受害区的中心。忠实的乌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单是它自己就抵得上邻近所有的狗了。每天晚上，它把羊群赶回家去，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只。

那些疯狐狸要是高兴的话，也可以到道利的庄园去洗劫一番的，可是机灵勇敢的乌利却比它的对手强，它不仅保全了主人的羊群，连自己也没有受到损伤。因此大家极其尊重它，要不是它的脾气倔强，越来越成了任性子，很可能会成为大众的宠儿的。它对道利和道利的大女儿荷达，似乎很喜欢，荷达是个聪明漂亮的大姑娘，掌管着全家的家务，也是乌利的特别保护人。道利家其余的人，乌利跟他们也还过得去，可是对本村的或外来的，不论是人还是狗，它好像全都憎恨。

到十二月末尾，下起雪来了，可是蒙撒台尔的农民们，还在夜夜给“疯狐狸”付出牺牲品。可怜的寡妇盖尔特，她所有的二十只羊，全部都被活活地弄死了。最令人憎恨的是，这可恶的刽子手，它不是为了饥饿而来的，它仿佛存心是恶作剧，仅仅把牲口弄死而已。这个

令人震怒的不幸消息，第二天一清早就传了开来。那些身体壮实的农民，毫不掩饰地带着枪，循着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子，开始追踪搜寻，要弄个水落石出。这些脚印是一只大狐狸留下的，没问题，一定又是那个血案累累的大坏蛋。刚上来的脚印子非常清楚，可是到了河边，它斜着朝下游的方向走了一大段路，再跳进没有结冰的浅水里。耐心的猎人们还是坚持往下找。等到穿过平平的雪地，来到公路上时，然后又沿着一条路，直奔到道利的庄园里去了。

那天因为下雪，羊群都没放出来。乌利没有经常的活儿好干，就躺在几块木板上晒太阳。猎人们跑近屋子的时候，它狂野地叫了一声，接着就偷偷溜到羊群那儿去了。农民们走到乌利踏过的新雪地上一看，马上显出一副发愣的样子，接着，有个老头儿指着那只正在后退的牧羊狗，人声他说：“伙计们，逮狐狸我们走错了门路，可是弄死寡妇羊群的凶手可找到啦！”

于是，大家把道利喊出来，告诉他，他家的牧羊狗弄死了盖尔特寡妇的二十只羊。

道利听了，很生气，连声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，这怎么可能呢..”

大家把早晨跟踪而来的经过讲了一遍，道利还是不相信。他一口咬定，认为这只是一种妒忌性的阴谋，想抢走他的乌利。他不由生气地吼着说：“

乌利夜夜都睡在厨房里。不叫它放羊，它从来就没出去过。你们瞧，它一年到头跟我们的羊群守在一起，我压根儿就没少过一只羊。”双方话说不到一块儿，差点吵起来，幸亏荷达出了个好主意，才把双

方的火气平息了。

荷达说：“今儿晚上让我睡在厨房里。要是乌利从哪儿出去的话，我会看见的。要是没往外跑，而村子里又出了弄死羊的事，那咱们就可以证明不是乌利干的了。”

这个主意不错，大家答应了，也就一个个回家了。

道利根本不相信他心爱的乌利会干那种事，但为了证实乌利是清白的，他也答应了。他对女儿说：“你肯定白费心血。”

当夜，荷达就躺在长靠椅上，乌利还是跟往常一样，睡在桌子底下。夜，渐渐地深了，荷达没敢合眼。她看到，这时乌利变得烦躁不安起来，翻来覆去地没法安心，并且还爬起来一两次，伸伸腰，朝荷达望望，再重新躺下。

到了两点钟光景，一种奇特的冲动，使它好像设法再支持下去了，于是它又悄悄地爬了起来，先朝低矮的窗户望了望，又对一动不动的姑娘瞧了瞧。荷达躺在靠椅上，安静地呼吸着，好像睡着了似的。乌利慢慢地走近她身边，嗅了嗅，往她脸上喷了一口气。她一动也没动。它用鼻子轻轻地把她推了推，然后耸起耳朵，侧着脑袋，把她平静的脸儿仔细地端详了一阵，还是看不出什么动静，它才静悄悄地走到窗前，毫无声息地跳到桌上，鼻子凑到窗门底下，把份量不重的窗框顶起来，直到能放进一只脚爪才算完事。接着它又换了一套花样，又把鼻子凑到窗框底下，把它顶到足够可以爬出去的高度，于是一面往外爬，一面让窗框顺着脊梁、屁股和尾巴往下滑落。那种动作熟练的样子，说明它对这门功夫具有丰富的经验。接着它就消失在黑暗里了。

荷达躺在长靠椅里，惊奇地注视它的一举一动。她又等了一会儿，肯定乌利已经走掉了，这才站起身来，打算马上去把父亲叫来，但转念一想，又决定等到有了更富有决定性的证据时再说。她朝漆黑的屋外望了望，乌利的踪影一点也没有。她往壁炉里加了些木柴，又重新躺了下来，有一个多钟头，她眼睁睁地躺在那儿，倾听着厨房里时钟的滴答声。无论哪种轻微的声响，都使她感到心惊。她摸不透，这只狗到底在干些什么。难道寡妇家的羊群真是它弄死的？可是，它对自己的羊群和善亲切的态度，又涌上她的心头，使她更加迷惑不解起来。

时钟滴滴答答，一个钟头又慢慢地过去了。她听见窗户那儿发出一种轻微的声音，心里禁不住噗噗直跳。紧接着，一阵扒扒的声响之后，窗框便又升了起来，没多大功夫，乌利已经关好窗户回到厨房里来了。

借着炉火摇动不定的火光，荷达看见它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一种奇特的、野性的亮光。它的嘴巴上，它淡黄色的胸脯上，溅满了鲜血。它屏住气，仔细地把姑娘端视了一番。看她没什么动静，就躺下来，开始舐它的爪子和嘴巴，一面好像在回忆什么新近发生的事情似的，还低低地吼叫了一两次。

荷达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毫无疑问，邻居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，是乌利咬死了村子里的羊羔，她站起身来，直盯着乌利喊道：“乌利呀！乌利！你这只可怕的畜生。”

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的斥责，响得静静的厨房里传遍了这样的声音。

乌利好像中了枪弹似的蜷缩着。它绝望地朝那扇着。

紧闭的窗户瞥了一眼。它的眼睛闪闪发光，身上的毛也竖了起来。可是在荷达的注视下，又显得畏缩起来，活像求饶似地在地上趴着。它好像要去舐荷达的脚，慢吞吞地朝她越爬越近，等到快要紧挨着的时候，它突然像猛虎似地、一声不响地朝她喉咙扑去。

荷达根本没有防备这一着，但总算及时地抬起胳膊把咽喉挡住了。可是乌利的长而发亮的獠牙，已经啃进她胳膊的皮肉，咬到骨头了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她死命地喊叫着，那只发疯的黄毛狗，竭力想弄死她，狠命地撕咬着那毫无掩护的、天天喂给它吃食的双手。

她挣扎着，想把它挡开，但是一点也没有用。等到道利冲进来的时候，乌利马上要咬住她的喉咙了。道利一见这情景，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把砍柴刀去救女儿。

看见有人来帮忙，乌利马上一个纵身，用一种同样可怕的沉默，径直朝道利身上扑去。它一次又一次狠命地撕咬他，直到道利的柴刀给了它一下致命的打击以后，才一家伙倒在石板上，喘着气，痛苦地翻滚着。可它还是挣扎反抗，接着，道利又是一下，打得它的脑浆在火炉边流了出来。

这只聪明、凶猛、曾忠于主人、最终背叛了主人的乌利，这才彻底断了气。